



黄

河

人

家

◎李少军
著

老伴健在时节，他礼完拜，盘腿坐在炕桌前，给他端上花茶盅子，用刚刚烧开的滚烫的开水慢慢倒进茶盅里，八样宝贝都快把茶盅填满了。茶盅盖捂一会，等茶叶舒展枝叶泡开，等那些祛火的冰糖，壮阳的枸杞，补血的红枣，养神的葡萄干，和气的桂圆，补脑的核桃仁儿，润发的芝麻粒儿，慢慢溶出八味，水温刚刚合适，不温不火。得水老汉左手端起茶盅底盖，右手款款地错开盅盖，轻刮轻饮，那一股清爽甜润便缓缓入口沁脾。

（选自短篇小说《黄河人家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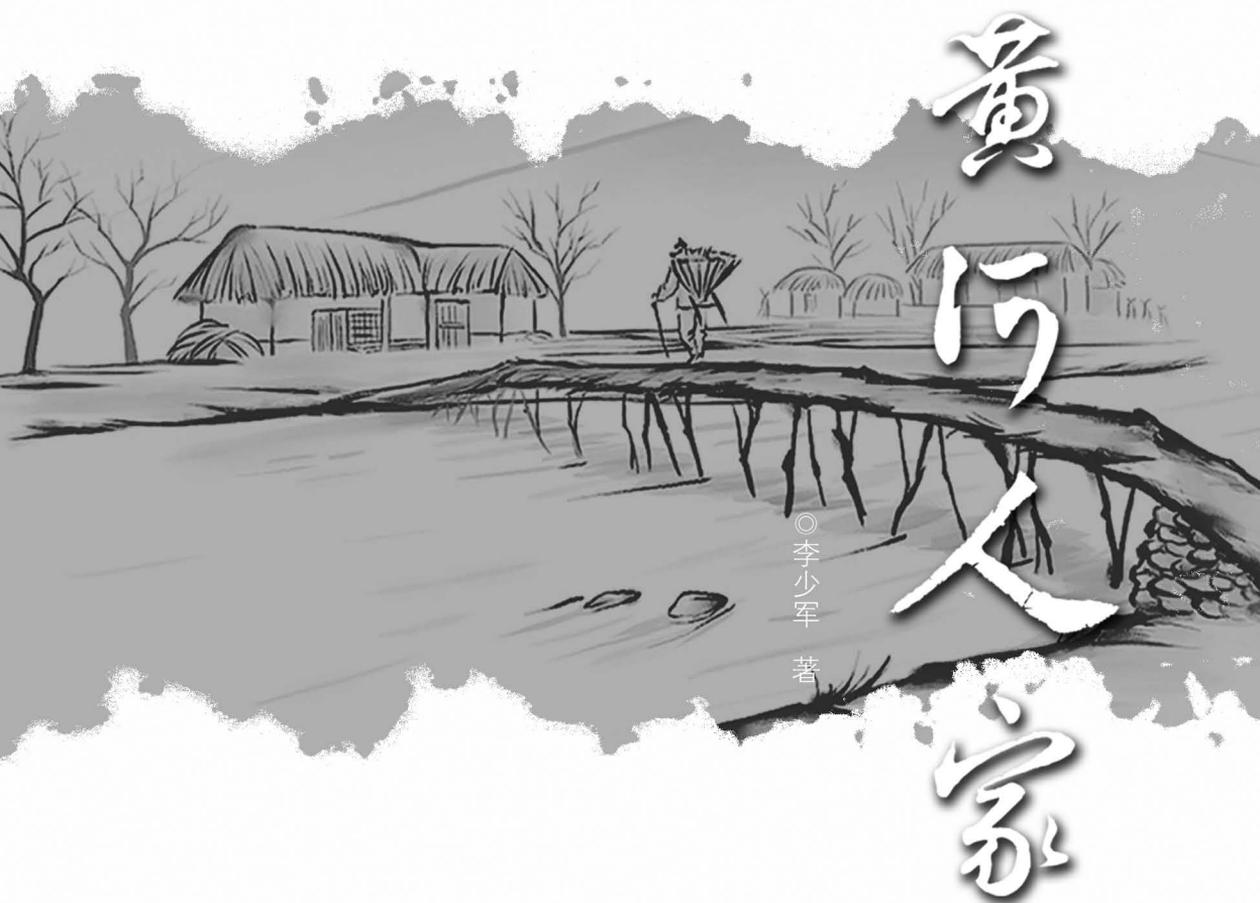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

作者简介

李少军，回族，1968年2月生于宁夏青铜峡市，中共党员，宁夏作家协会会员。1997年4月，意外事故造成高位截瘫，2004年病榻笔耕，学习写作。至今在各类报刊上发表散文、小说、通讯30余万字。有散文、小说散见于《黄河文学》和《朔方》。2009年12月被评为全区残疾人自强模范，2010年4月出版散文随笔集《坐在阳光里》，并获青铜峡市首届文学艺术奖出版类一等奖。



◎李少军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黄河人家 / 李少军著. — 银川: 阳光出版社, 2013.5

ISBN 978-7-5525-0753-9

I. ①黄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92613 号

黄河人家

李少军 著

责任编辑 刘 涛

封面设计 刘锦凤

责任印制 郭迅生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yangguang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0010640

开 本 720mm × 980mm 1/16

印 张 17

字 数 280 千

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25-0753-9/I·328

定 价 4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一

吴忠市残联理事长 卢占周

“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脆弱的如同茅草，经不起一点猛烈外力的毁灭。我是一棵被毁伤的茅草，但我想做一棵能思想的茅草”。这是残疾作家李少军在他2010年4月出版的散文随笔集《坐在阳光里》后记中的一段感言，这充分表现出李少军高位截瘫十几年来，不畏艰难，战胜病魔，病榻笔耕，顽强与命运抗争的人生乐观态度，超越常人的丰富的内心情感表达。

李少军作为2009年全区残疾人自强模范，其事迹传扬吴忠大地古峡村镇，特别是部队军人何健帮助他们这个回族残疾家庭军民一家亲的故事，经媒体的宣传报道，更是家喻户晓。作为吴忠市残联理事长，我陪同区市领导多次到李少军家中看望慰问，逐步了解到这个祖孙三代人残疾家庭如何走出迷茫困境，李少军如何静心读书，潜心创作。李少军在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，表达对母亲的感谢：“只有我渐生白发的老母亲昼夜不舍我左右。母亲每次出门有事，总把牵挂的目光留在我卧床的身上，这样的出门总是匆匆地去急急地回。母爱无声，静静地流淌。这爱不是泪水，是汨汨的亲情血液注入我病残的身体。母亲不图报恩，她教我铭记他人对我的关爱，让我时刻懂得感恩”……“耗尽了您没有完整睡眠的夜晚，拿什么还您的感情债啊，我的母亲”！李少军就是饱含着这样的感恩之心快乐地读书写作的。

2013年元旦，李少军即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《黄河人家》发到我邮箱，阅读那些篇章，就觉得非一般功底所能写出，他是下了力气和功夫的。令人吃惊的背后，是李少军对身边的人和事敏锐的观察力和组织材料能力。小人物在他的笔下也能以小见大，闪亮心灵光彩。我对小说没多大研究，可我能从字里行间看出作者对小说主人公的同情和期望，李少军在试图唤醒人们对弱势群体的漠视，寄予关爱的目光。这大概就是：我手写我心。

吴忠市有10.13万残障人，占全市人口的7.31%，高出全区乃至全国平均水平。

近年来,吴忠市四套班子,区残联和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领导,以及社会各界重点支持残疾人工作。千方百计为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存发展加大帮扶力度。因为残障人是需要特别帮助的社会群体,关心残障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,残障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借助自治区打造“黄河善谷”和吴忠市发展慈善产业战略构想的实施,2012年3月,吴忠市政府决定对本市3万多持残疾证的城乡残障人做免费体检。诸如李少军此类重度残障人优先实行绿色通道,增加志愿者服务,各医院体检处,设休息区,供应热水、牛奶、面包等食品。近者车接车送,远者报销路费。为残障人建立健康档案,这种人文关怀,实属全区首例。

为广大残障人提供文化服务,是吴忠市残联又一个工作重点。2012年首次举办了残疾人文化广场演出,率先在吴忠电视台《百姓与公仆》《晚间播报》栏目开播手语节目,为听障人实现信息交流无障碍;2012年投资91万元,对如李少军这样的一级肢残者1453户实施无障碍设施进家庭全覆盖。

吴忠市残联以“残联是残疾人的娘家人”为宗旨,为李少军读书写作提供一定帮助。连续为李少军订阅《人民日报》《宁夏日报》《吴忠日报》。缴纳全年宽带网费;还邀请李少军以残疾人代表的身份参加吴忠残联的各种会议,积极建言献策;在吴忠市残联门户网站上投稿,交流,以李少军自强精神为榜样,图文并茂地宣传学习。

李少军更多的是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和党的阳光沐浴。他说残联就是残疾人的温暖之家。正如他在文中所说的,一个人就像是一滴水,只有融汇于社会洪流之中才能存活。

李少军作为一名残疾作家,尽管他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,但我们还是要尽力关心扶持他,为他的创作提供必要的方便。同时也希望李少军更加开阔视野,不断学习进步,力争更好的精品出炉,以此报答母爱和社会各界对他的关爱。

2013年2月4日

序二

吴忠市文联主席 白少麟

时节刚过小寒，当残疾回族作家李少军长达 23 万字的短篇小说集《黄河人家》摆上我的案头，看到一大摞厚厚的书稿，我的心为之一颤，真不敢相信这是李少军继 2010 年 4 月首部散文随笔集《坐在阳光里》出版发行后历时两年多又一部将要公开出版发行的作品。更令我不安的是，他力邀我为其短篇小说集《黄河人家》作序，因担心自己的拙见影响了作品的思想，虽诚心婉辞，最终在其盛邀之下，难违其愿，只好应允下来。

我与李少军的相知相识因其散文随笔集《坐在阳光里》。身为文联主席，我曾到李少军家看望慰问他，鼓励支持他的创作，也多次邀请李少军参加了文联举办的相关文艺活动。特别是 2011 年 6 月 14 日，我们隆重举行了“残疾作家李少军事迹报告会”，在回乡大地引起强烈反响。从此，我们成为好文友，也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。1997 年 4 月，时年 29 岁的李少军遭遇飞来横祸，成为高位截瘫的重病患者，绚丽的人生自此失去了光彩，李少军曾一度陷入迷茫和困惑。提前退休回家的父亲如同照顾婴儿般带他四处求医，终因劳累过度癌细胞扩散，与世长辞。在经历了一系列家庭变故的磨难后，李少军硬是凭着常人难以想象的惊人毅力，仅靠全身唯一能动的右手食指，用橡皮筋将钢笔套在食指上，将写字板靠在右肩上，躺在病榻上坚持学习写作。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，仅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李少军以坚强的意志，一遍又一遍翻看《新华字典》，掌握知识，勤奋读书，虚心求教，在病榻上用“一指禅”坚持写作，开启了他的文学创作之梦。

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在经过 10 多年的自学苦写，李少军先后在区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了《母爱无声》《轮椅车辙》《悠悠岁月》等一篇篇凝结着无数心血和辛勤汗水的优秀文学作品。渐渐驾轻就熟漫步于文学园地的李少军每每给人以惊喜。当我看到面前这部厚实的短篇小说集，一股敬仰钦佩之情油然而

生,即使是一位健全人也未必有此意志,更何况一级残废的李少军是用“一指禅”坚持写作,其艰辛程度可想而知。因此,在翻阅过程中,我是带着感动和敬佩的心情来读。透过字里行间,看得出来,作者有扎实的生活积累,善于观察周边的人和事,他的所思、所想、所感、所悟均能在生活之中找到影子。诸如《满月》《疯女》《毒虫》《喂猫》等作品,关注现实,关注普通人,关注时代发展。在作者的笔下,往往对社会冷暖、对人情世故具有特别深刻的感受,将生活中小人物的故事进行艺术加工,试着用小说的形式将人物形象跃然纸上。人物感情写得较细腻,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,让读者跟随着故事的起伏与主人公同悲喜,欲罢不能。此外,作者的语言运用比较到位,质朴无华,简洁明了。当然,不足之处是叙事还不够细腻,人物形象还不够丰满,甚至抑或是作者经历了太多的磨难,在其笔下的主人公身上情不由己地打上了过多悲剧的色彩,让读者在阅读中多少感到心绪有些压抑。总体上来说,虽然有一些瑕疵,但瑕不掩瑜,这部短篇小说集还是相当成功的。

人生因有梦而精彩,生命因拼搏而美丽。身残志坚的李少军用锲而不舍的执著和勤奋,谱写了一曲令人振奋的“青春之歌”。从其身上,我们深深地体验到了他由伤感变得成熟,快乐激情地读书写作。诚如他自己所说的:双腿不能行走,可思想不能不行走,要活得像个人!我想,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这一理念,无疑是一盏人性之灯,照亮了生命的尊严与不舍。相信健康的人们在为之感叹之余,更应珍惜命运的盛赐。

愿李少军创作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。

2013年元月22日

目 录

序 一	/ 001
序 二	/ 003
情 怨	/ 001
黄河人家	/ 018
喂 猫	/ 033
毒 虫	/ 045
我是的哥	/ 054
画 展	/ 065
冰郎刻母	/ 074
天 鹅	/ 093
与狼共舞	/ 104
货郎子哥	/ 117
斋 月	/ 132
驳壳枪	/ 144
一匹白马的自述	/ 159
防空洞	/ 171
误 诊	/ 181

满 月	/ 192
护 河	/ 206
妈妈别管我	/ 214
裸 婚	/ 228
寻找真爱	/ 235
疯 女	/ 247
后 记	/ 257
附 录	/ 261

情 怨

—

48岁的马拐脚要结婚的消息,就像升上天的氢气球——有爆炸在村子上空的发展趋势。村民们都有点吃惊,不是针对马拐脚结婚这件事的好奇,是对他竟然能娶个小自己12岁、还是个模样受看的年轻寡妇。

马拐脚是东进村人送给马富贵的绰号。只因幼时摔坏了胯骨,走路一点一跳的有些滑稽。马拐脚逢人就说,我能娶这房媳妇,那真是狗撵鸭子——呱呱叫!

新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盖的三间土坯房。门是带轴的双扇的木门,油漆早已风吹日晒的斑驳,用力一推,吱呀呀地带出屋内久不住人的一股腐湿气味。窗户是老式的木格子贴着白纸,有几只麻雀因人的侵入而仓皇飞出破纸洞,唧唧唧地飞上坍塌的木檐上的长舌型木制雨槽上。

78岁的老母亲戴着回族妇女白色的披肩盖头,多皱的脸上,因张罗儿子的喜事显出少有的悦色。微驼的腰身,在她那般年纪的老年妇女中显示着每天虔诚五时礼拜的刚强。(五时礼拜:日出前的晨礼为“榜布达”;午后的晌礼为“撒什尼”;太阳偏西时的哺礼为“底盖尔”;日落黑定前的昏礼为“沙目”;夜间的宵礼为“虎伏滩”。)

锅碗瓢盆,桌椅箱柜等家什都是自家兄弟凑份买来送给的。盘砌好的锅台、火炕,已经烧干了,铺好了毡席。几个妯娌们缝好了几床新铺盖,忙不迭地坐在炕上铺床单、叠被褥,顺手在被角炕旮旯里塞藏些象征婚礼喜庆的糖果、核桃。大嫂用她娴熟的剪纸技巧,剪了喜鹊登枝、鸳鸯蝴蝶图、大红双喜等图案,乐呵呵地贴在窗户纸上、门扇上、粉刷成白灰的土坯墙上,整个屋子顿时增添了喜色。

大嫂贴好了窗花喜字,见拐脚小叔子被儿孙们追撵着“三叔、三爷”叫着拽着衣兜耍喜糖喜核桃喜滋滋的样子,玩笑地问他,我说老三,你把个俏媳妇领回了家,就给我们讲讲你咋使的手段,是骗摸了人家的身,还是捉住了人家的心?

马拐脚爱说四六句歇后语,他就信手来了一段:你兄弟我这是,蛇走路道道不靠腿,狗掀门帘帘全靠嘴,蚂蚱上杆杆喝露水,实心实意不日鬼。惹得屋里的哥嫂小辈们哄堂大笑。

马拐脚理了发,剃了须,头戴回民白帽,上身穿蓝色中山装,下身穿蓝色裤子,脚穿一双手工新布鞋,胸前别着红丝绸新郎胸花,没了从前的邋遢形象,看起来年轻了许多。

早上,他和老爹携亲友、阿訇一同到女方丁玉兰的妹妹家新集镇去道喜。丁玉兰的娘家在百里外的山区,就按宁夏川区人的仪式出嫁。车上带去了一只大肥羯羊,有水果糖、红白糖、核桃、葡萄干、花生仁、枸杞、桂圆、芝麻、茶叶、冰糖、红枣等杂七杂八十几种红纸封口、标了名称的足斤的礼品袋,还有一枚戒指、一千块钱彩礼。双方亲友互道色俩目(贺礼问好),这是结婚前的一道必经礼仪。

按照回族的风俗,新娘子要在出嫁的前一天请个扯脸的,收拾脸上的汗毛,两根白线交叉在操作者的拇指、食指上左右开弓,扯不干净的汗毛还要用瓷碗碴子刮干净,用煮熟的鸡蛋在脸上、颈上来回反复地滚动,粘掉拾不干净的细汗毛,直到面似银盘颈似藕,光鲜、瓷亮、粉白、红艳、喜色为止。

姑娘家或再婚妇女,还要按程序,使用汤瓶洗小净,用吊罐(有条件的使用热水器)洗大净,这叫离娘水。水是回族人最清洁的元素,清洁意识是伊斯兰教民祈主、念主、拜主、见主最神圣的灵魂渠道。这样做是为了不让“伊布里斯”(魔鬼)或不干净的晦物,不吉利的厄运,一丁点的随身携带。

丁玉兰经过扯脸、洗水、盘头、化妆,一身红色套衣套裙、红鞋,使她更显丰满俏样,先前脸上少许的雀斑也被粉底遮掩。

新娘子在出嫁的前些天,为娘的要教给她许多背耳之言。说你嫁过去就将成了真正的女人,要照顾好丈夫的起居饮食,要真心过日子,孝敬公婆,团结妯娌,勤俭持家,勤劳发家,与邻友善,真主会赐你平安幸福的。丁玉兰是嫁过人的寡妇,《古兰经》中的那些经典教义她早已体验通达。

新娘子来了,不放鞭炮,只在一片欢笑声中,由马拐脚的一名侄子背新娘下轿入新房。本由马拐脚亲自背,怕他那颠三倒四的蹄腿摔了新娘子,掉了盖头。马拐脚咧嘴笑道:免了,别来个瘸子牵羊进照相馆——出羊(洋)相哩!

双方亲友站成两排,男方家亲友一起弓身拱手说:“按色俩目尔来坤!”(愿真主赐您平安。)女方家亲友也一起弓身拱手说:“吾尔来坤门色俩目”(愿真主也赐平安与您)!之后,双方宾客入堂屋,由炕上阿訇诵《古兰经》(章节)念“米卡哈”(做

证婚仪式)。念毕,在男女双方自愿结合成夫妻的承诺下,双方亲家公向所有宾客赠送封讨乜贴钱。伸出两手掌在胸前向圣明的真主承接啲哇尔(允许吧)。阿訇开始端起喜果盘子向炕头、地下、屋子各角落撒喜糖、喜枣、喜核桃;院子里多为不能进入堂屋的妇女儿童,见屋里有了动静,房上的也开始撒喜,喜果从空而降,也表示将幸福、安宁、喜庆降临到人们头上。新娘的洞房门也被年轻小伙、小媳妇撞开了。这叫开门见喜。他们翻遍毡席被角抢走了核桃、喜枣、喜糖;他们的目的就是沾喜,抢得了喜糖,特别是喜核桃,希望能生个带把的男娃呢。

人们闹够了新房都散尽了。乡村的狗叫声在夜空里传得很响,并随着人群脚步声的消失而渐渐趋于安静。新娘子丁玉兰洗漱了一番,铺好了被褥,摆好了两个枕头。马拐脚从外面进来插好了门说,今晚的月儿真亮啊,就像你的脸盘一样圆哩!

丁玉兰盘腿坐在那儿捋了一下头发笑道:还挺会夸人哩!你去水堂子洗洗吧,我给你灌好了一汤瓶水。

哎!马拐脚应承了一声,拐进了水堂。丁玉兰趁他洗水的空当,她一件件地把衣服脱了个干净。她的身体像条银鱼一样钻进被窝里,心儿七上八下地跳,脸上飞起一片红云。她想:我把一生寄托给了他,——唉,这个笨手笨脚的男人哟!

灭了灯吧!丁玉兰说。

我想看看你的身体。马拐脚光着膀子坐在炕上不肯睡。

外面有月亮,可以看见的。她陀红了脸,突然想起了啥,嘘了一下,用手指了指窗台说,有人听窗呢!顺手拉灭了灯绳。

并没有脚步声或人影子跑开,一只猫“喵”地一声跳下了窗台。夜并不黑,月光正透过窗格白纸给屋里镀上了一层朦胧的银白色,像鱼网一样撒在红色缎被上。马拐脚的一只手伸向那边,这只手带着颤抖的喜悦。这是真的吗?我有女人啦!我有女人睡啦!他的嘀咕声让丁兰玉掩口一笑。

傻样儿。她用手指戳了一下他的前额,顺势掀了如网的被子立身坐起,赤条条鱼儿般浮在如水的月光里。白的奶乳很翘,马拐脚的一双手抚摸着,丁玉兰咯咯咯笑起来,同样用手胳肢他的胳肢窝逗他呢。

他俯身下去,整个人粗笨的腰来腿不来,手掌老茧粗糙带刺.....

月光慢慢移动,窗外刮起了初夏的凉风,树叶儿沙沙地晃动起来。那只猫吃足了鱼骨,喵喵喵地几声喊叫,远去了。没有围墙的院子,只有屋里挤出门缝隐约的声响。

俗话说，好汉子没好妻，日囊熊娶个花枝枝。这句话像是专对马拐脚说的，一点不假。也就是农村刚施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那些年，马拐脚的父母托媒人给他说了一房和他同岁的媳妇。这媳妇不丑不俊，可体格健壮，在农村绝对是个好劳力。那时的马拐脚身体有点弱小，新婚燕尔，在那方面很贪，特别是那媳妇农田上劳作了一天，晚上仍像个不知疲倦的马拉松运动员，折腾的马拐脚有点力不从心了。不到半年天气，他就偷骂几句：妖精，我又不是唐僧，你要吸干我的骨血啊！竟然看见太阳一落山，就产生不想回家的念头。村里有些不学无术的闲汉，和村里的几个臭味相投的好赌博者，聚众赌博。

牛三说，咱们看看摇碗子（玩色子）。马拐脚说不去！要去你去。牛三说，不赌，只看看。马拐脚说，看在眼里，拔不出来了。牛三开玩笑说，又不是你老婆的那个眼，没那么玄吧。两个人围圈看了几次，看着看着，就想伸手试两把。庄家给他们点甜头，几次开局都赢了。一高兴，一刺激，就上了手。整夜的赌，赢少输多，结果借账堵了窟窿。没法，两人合伙偷窃，先从牛羊着手，最后偷了人家的手扶拖拉机卖了，又剪了高压线卖。得钱平分，全输给了赌场。没有不透风的墙！东窗事发了，两人各判三年劳改。拐脚媳妇大哭一场，自叹命苦。

拐脚媳妇，新婚刚一年，白天劳作，匆匆一日。夜晚空对四壁，长夜漫漫，辗转难眠，春火攻心，蔓延身心。无奈，只得忍受寂寞。那时不像现在时兴离婚，有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嫁个讨吃拉个棍的妇道宗旨绊着，自怜自泣自语，唉，我的命真苦啊！只等那贼骨头三年期满，重新做人了。

转眼过了一年，这年夏日的一天，拐脚媳妇在麦田玉米沟里劳作，热得汗流浹背，脱了衣衫，只穿个贴身小背心，一对胖奶，探头探脑地露出半边。坐在玉米叶儿遮下的阴凉处，吃馍，喝茶，草帽扇凉的当儿，眼瞅见不远处，两只麻雀啄羽打架，呷呷飞跃。一方跳上一方的身上。她脸一红，心想：连个麻雀子都能配对踩蛋，自己怎么不如一只麻雀儿活得自由快活呢？

嗨！借口茶，渴死啦！她被吓了一跳，见是死皮王三。这小子平日爱往女人堆里钻，是个二流子，死皮赖脸的一副坏笑。二十五了，没个正经，讨了个老婆，得绝症死了。拐脚媳妇瞥了他一眼说，看你那熊样，就那么渴？给！王三接过，咕咚咚喉结窜跳着一口气见了碗底。碗往地下一扔，点了支烟，色迷了眼斜瞧拐脚媳妇，见那露出半圆顶起胸衣的大奶，不由地吞了口水。还渴呀？看你那熊样，八辈子没见

过女人呀！

我，我见过女人不少，可没见过你这样惹眼的！王三猛吸了一口烟，把烟头掐灭到泥里头，像是暗下了决心，猛扑到拐脚媳妇背后，紧搂住她的前胸，手抚在双乳上。放手！不然我喊人啦！王三的手包抄着两只乳房搓捏个不停。就势扳倒了她。放开我！臭流氓！王三不顾死活地骑上身，一张臭嘴封压住她欲喊的口，让她呼吸急促。女人再强大，终归是女人。反抗几下，挣扎一会儿，就如电击了，柔软无力了。王三三下五除二，把她剥成没叶的光玉米。她虽是不情愿，也算是饥渴的女人，任凭这个流氓在她身上胡乱折腾。委屈的泪流了出来，顺着两腮流向脖颈。

事后，王三跪在她旁边装可怜。说我那点比不上他个马拐脚，他判刑蹲班房，让你守空房，我们都是同命相连的苦命人啊！这事没人知道，我们还不如极时行乐呢。

滚！她哭泣着穿好了衣服。

王三掏出30块钱说，好妹子，别哭了，买件衣服吧！

王三走了，拐脚媳妇停止了哭泣。想想自己活得那么难，又受公婆的气，这世上没人疼她。这王三虽是混蛋，可还有几分人气。

她默默地收好农具，拾起钱，拍拍土，拢了拢散发，沿那沟渠的路道，回了家。

王三的不断纠缠，让拐脚媳妇渐渐失去了反抗。她已经默认了这件事。野合的快感，释放了她久积的郁闷，欲望的肉体得到了满足。她说野地里不能长久，晚上我给你留着门。

欲望是兽，兽性成瘾；瘾久积邪，邪事有度。奸淫之事，唾沫星子能淹死人。终于有一天，他们的丑事被公婆赤裸裸地堵在被窝里。拐脚媳妇自知轻薄理亏，无颜面再住下去。趁人不备，星夜离去，从此一去不归。

马拐脚释放后，偷盗和赌博的毛病彻底改了。在家劳动了三年，锁门外出打工。因他腿脚不便，又不会手艺，就四下寻得一份给某单位看门扫地做清洁的差事。一晃十年光景。马拐脚对人说，我快四十岁了，还是裤裆前挂警棍——光棍一条。只是养了个好身体，攒了一万多块钱。家里来电话说给他物色了一房媳妇，让他回去看看。能成，就结个婚，再带媳妇照旧看大门。

是个傻姑，长得不错，好模样，二十五六岁。可惜一身白滑滑的好皮肉，却近不得身。蜷身抱臂缩在一角，马拐脚脸上被抓出几道红印。连个例假也不会洗，娶了个中看不中用的娘们，自知上了当。五千块钱被那媒人拿走，拿钱买了个祸害。不久，公安局来查，说这姑娘因神经失常离家出走被人贩子拐卖骗钱。家人来领，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，马拐脚拿出一千块钱给他们回内蒙的路费。马拐脚娶妻的闹

剧就此收场。自叹没有妻命,家里待不住,重又卷起行李,到一家私企老板的造纸厂当门卫。

三

丁玉兰说起来也是个苦命人。娘家是山区的一个枯焦之地,三年两旱,靠天吃饭。十八岁出嫁临县,男方是个厚道人,在山上给一家矿主采炸石头。婚后,她和男人一道上山,住在石料场临时盖的几间房里,给男人洗衣、做饭。买菜要趁拉石料的车下山去十里外的集市上买,吃水要到几里外山沟里一处泉眼里挑。苦是苦点,也有乐处。夜里山大沟深空寂无聊,那男人就给她拉二胡,吼唱几句勾心动魄的秦腔,山谷回音,荡气回肠。她会弹口弦子,竹片儿连个舌簧弹片,心烦的时候就衔口牵根线绳拨弹,凄婉的,欢快的都随心境,铮儿喻儿的音色,缭绕山梁,像女人的柔指环绕着男人的脊梁。女人是水,男人是山。水绕山流,山映水中。弹拨几下,赶一赶心中的忧虑,舒一舒怨气。山水之间——口弦子曲儿滋润了日月。也不想家恋娘了,熄了灯,女人的柔情就淹没在月光里。山上的月儿无遮拦,像她一样裸亮。两个人的世界,没有狼的嚎声,只有山雀的鸣叫,野兔的奔跳,石缝里的旱蛇,还有那片林子里偶尔探头探脑的一对红狐出没。

三年之久,他们没有孩子;三年之后,她男人炸石头炸死了。

她改嫁的第二个丈夫是个混蛋屠户。她一连生下了四个女子,山里人把生男娃看得很重。见她生不下儿子,丈夫就找茬辱骂,不生儿子的吃货,是头猪还会哼哼几声下仔呢!一阵拳打脚踢之后,见她忍着不哭,就揪住头发,说你为啥不哭?你哑巴啦!你不是爱哭吗?

她反常地笑,这笑比哭难听,这笑掩藏着抗拒的力量。丈夫一惊,握紧拳头的手突然没了握力。她怒视着他,从牙缝里狠狠地挤出一句:你个日囊熊,光会打老婆出气!丈夫被刺痛了,复又握拳打,手停在空中化拳为掌,无力地蹲在地上抱头抓发自虐起来。

丈夫好赌,又说不得,眼看家里输得家徒四壁。粮食所剩无几,炕上是一堆旧铺盖、乱毡席。婆婆也黑脸子找不是。站在院子里对着屋里的她骂道:我们王家怕是羞先人了!断后的货!祖坟上断了香火哩!

生下第五个女子后,丈夫彻底心灰意冷了。对她不管不问,她好像就是羊圈里那只下羔的母羊,只要有口水饮,有把草料吃就得了。丈夫在外打工,挣的钱除了

吃喝嫖赌，剩余的都给了爹妈，不留给她一分钱。她拉扯那五个女子，粗米淡饭惯了，也不计较口味。只是孩子们正在长身体，由于营养不良，身体都很瘦弱。她连买卫生纸的活便钱都没有，更别说一年能买件新衣服了。她贫血多病，好几次晕倒在山坡地上。夏天剪了羊毛羊绒，卖了300多块钱，还了赊借的油盐酱醋钱，给女儿们扯了几块花布料，缝制了夏季的单衣，钱就花光了。轮到她，就只是结婚时的几件旧衬衣，洗得褪了花色。

丈夫决定和她离婚，在外和一个小寡妇同居了两年多，生下了如他所愿的男孩。爹妈是见了新人厌旧人，何况那女人给他们王家生了个孙子。

丈夫的离婚请求她欣然答应，只是舍不得那几个可怜的孩子。大丫10岁，二丫8岁，几个孩子都很听话乖巧。她们拉着她的衣襟哭喊着：妈妈，妈妈，你不要走，行吗？我们都离不开你！她放声悲哭：妈妈也舍不得你们，你们是妈的肉啊！

6岁的三丫判给她抚养。姐妹情深，母子情重，抱头哭作一团。众邻见此情景，也是伤感落泪。都说，可怜这能吃苦、老实厚道的媳妇了，王家真是狗眼看人低啊！

她走了。走个穿红的，来个挂绿的。那个女人娇气的很，自傲为王家续了香火，上街赶集逛商场下馆子，由着性子花钱，人打扮得花粉蝴蝶似的。干活怕晒黑，做饭怕烟熏，整个一个好吃懒做的主。对那几个丫头，不顺心就动手打骂，不依不饶的像使唤丫环。男人是个见软欺见硬怕的货色，他们俩是王八对绿豆——对上眼啦。原先是睡前丁玉兰给他洗脚，现今变成了他给那女人洗脚了。女人的坏脾气让他们一家人都忍让。那女人惩治男人的手段很高，一生气就抱被子到外屋，让男人吃闭门羹。他像蒙了眼罩磨房里的顺毛驴，驴脾气没了，尽力转圈拉磨，先前那点赌博的爱好，早被卸磨后的汗水和疲乏耗磨光了。爹妈怕她的利嘴不饶人，看不惯，又说不得，老两口只有暗自叹道：唉，真主降临给的罪行呀！咱是亏了人家玉兰媳妇了，造孽啊！咋娶了个狐狸精哟！

丁玉兰领着三丫回了娘家，正逢爹病得厉害。娘三年前归了主，爹躺在病床上捂着胸口咳嗽。二哥煎了中药，一勺一勺地喂进老爹的嘴里，呛起一阵咳嗽，止住了咳，爹伸出枯瘦的手，抚摸了几下三丫枯黄的头发说，看娃瘦小的。颤抖着手从枕头边的一个塑料袋里抓出一把葡萄干和核桃仁给三丫，说吃吧。又问那几个娃咋没一起领来我见一见呢？丁玉兰没敢跟爹说离婚的事，怕爹急火攻心，就说，那几个娃由她们奶奶管着。爹哦了一声，喝完药，又躺倒在枕头上。

丁玉兰到院子里和二哥说了离婚的事，挽起袖子，眼泪刷地流了出来，露出满是紫痕伤疤的手臂，尽量忍住抽泣。